

教育部徵選
抗戰創作劇本選

通緝書

殘痕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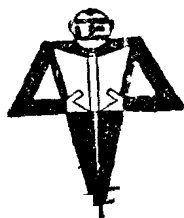
NO. 5

教育部徵選抗戰創作劇本之三

(四幕劇)

通 輯 書

編著者 殘 痕



正中書局印行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滬一版

教育部徵選抗戰創作劇本選之三

通輯書（四幕劇）

全冊定價國幣九角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編著者	殘
發行人	吳秉常
印刷所	正中書局
發行所	正中書局

（1395）

第一幕

地點 在我們東北的瀋陽城內

時間 抗戰中

人物 瀋陽偽公安局長

特務長

有島顧問——日本人
勤務兵

山田憲兵團長——日本人

佈景

瀋陽偽公安局長的辦公室，陳辦公檯一張，椅子四五張，左牆上裝有電話和時鐘各一具，室的正中，有一個窗子隱約地可以看到外面的屋宇，不過那窗子是不大開的。

啓幕時

顧問坐在右方吸烟，局長在室中踱來踱去，大家好像想什麼似的。

我實在有點不相信，難道一萬元買一個人頭也不行嗎？

這也說不定，不過（苦笑），除此之外，已經再沒有別的好辦法了。他實在有一點神出鬼沒的；顧問先生，你也親眼見過的，財政局長不是死在他的手裏嗎？宣撫班長不

也是給他捉去的嗎？市長的衛兵發生譁變，不是他的黨羽勾結的嗎？……還有最近教育局長的被殺，不是他們幹的嗎？

顧 真的，以後你要負起你的責任，這是瀋陽城治安上的重要問題咧。

局 （惶恐地）顧問先生，我怎麼不盡忠我的責任，每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那一次不是軍警林立的戒嚴呢？

顧 你這就算是盡責任了嗎？你想想，連一個無名小卒也拿不到，老百姓看見你這個不中用的公安局長，豈不是大笑話嗎？（有點生氣了，局長沒話說。）還有，我是你的顧問，你老是這樣不中用，我的面子都要給你丟完了。

局 是……是……

（罵得局長沒話說，低着頭兒在踱着，特務長拿着幾十分通緝書向顧問敬一個禮，然後對局長說。）

特 局長！通緝書都印好了，總共五十分，你看看對不對？（檢出一張給局長看，局長看完，再交顧問。）

顧 把它貼在牆上讓我看看樣式好不好，（特務長將通緝書貼起。）你（對局長）唸給我聽聽！（指通緝書）我真有點怕看中國字的。

（局長高聲讀一次。）

局

「爲通緝事查巨匪關東雁，累犯殺人放火等罪，無所不爲，案如山積，歷經本局懸賞通緝在案，但該匪狡滑異常，屢被免脫，茲特加重賞額，再行通緝，不論軍民人等，如能將該匪擒獲，解送本局，或就地正法，查明屬實者，立獎軍用票一萬元，若匿而不報，均處死刑，仰軍民人等一體知照！」（顧問聽畢，露滿意顏色，點了點頭。）好！就這樣辦，我相信這一萬元獎金，總不會沒半點效果的。（起身）現在我還要到參謀部有點公務，你快點派一百名警察在兩小時內，把這通緝書貼徧全城吧！（說完拿起帽子手杖便出。）

顧

是……（和特務長都隨送至門口。）

局

（拿過一張通緝書玩着。）局長，顧問來了多久了？（彼此坐下。）他來了半個鐘頭了。（停一停）來人呀！

特

（勤務應聲而入。）

勤

局長！有什麼吩咐？（立正。）

局

剛纔特務長送來的通緝書，快點通知督察長，叫他派一百名警察，在一小時以內，要貼徧全城內外，知道嗎？（一面說，一面把通緝書交給勤務。）

勤

知道！（退出。）

特

顧問有什麼話講嗎，局長！

局 特 局

真沒辦法，他今天好像吃錯什麼藥一樣，一見我就生氣！（說時極不快樂。）
（把那張通緝書放在桌上。）難道他怪我們不忠心嗎？

（秋眉苦臉地）可不是嗎？唉！在道理上說，關於發生搶劫，炸橋樑，掘鐵路，綁票，行刺這些事情，那一次我們不是盡力去偵查？你想當教育局長接到關東雁的威脅信之後，我們不是派了二百多名警察，把教育局四週保護起來嗎？當時顧問不是說：「關東雁可沒法進去了」，那知一到下午兩點鐘，教育局長就給刺死在辦公桌上。兇手是誰呢？影子也沒有人見到，二百多名警察，兩夜沒會合眼，這樣還算不盡力嗎？你不是也熬了整整的兩夜嗎？（有點悻悻）可是關東雁這麼神出鬼沒，叫我怎麼辦呢？是的，關東雁這東西確實厲害，難道他真會隱身術的嗎？我又想起來了，教育局長被殺死，後來你不是接到關東雁的一封信嗎？裏面說了些什麼？說起來真氣死人，（從辦公桌上檢出一封舊信來。）你看吧！
（特務長接過便閱讀起來。）

局 特

瀋陽——……（不認得字，念不出來。）

局 特

呀！漢奸，你怎麼連字也認不得嗎？

噢，這個是漢字呀？草得真難認！（讀）「瀋陽漢奸公安局長及各走狗們：教育局長死矣！局長及各位，定有兔死狐悲之感，不特諸位傷心，鄙人亦覺哀痛，當今漢奸走狗，

日多一日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方得剷除淨盡也。諸位以爲然乎？尙希珍重、不宜。」

（讀畢，窗外遠遠爆炸聲大作。）

特局

局長，什麼聲音呢？（放下信，急把窗布拉開向外眺望。）

不知道，恐怕……（向外望了望，忽然想起什麼似地。）勤務！

（應聲入，牆上的電話鈴大鳴。）

勤局

局長有什麼吩咐？（特務長與局長從窗間向外遠眺着。）

你先聽電話吧！（勤務如命。）

勤局

喂，什麼地方打來的……憲兵司令部嗎？……請等等……局長（叫局長）憲兵司令部打來的。

局特

（局長接聽，特務長仍在窗間瞭望。）

局特

是，我是局長！什麼事？啊，啊，好的！（放下電話，露出神色不佳的樣子。）

局特

局長！什麼事（焦急地問）呢？

局特

（急急地）第一火藥庫和第四火藥庫，又給土匪放火了！喂！你快……快點帶二百名

特

警探趕去，搜查火場附近。

是！（欲出。）

局 喂，注意一切閒雜人等，稍有可疑的，不要放過！快點去吧！快去！
特 曉得！（匆匆而出。）

局 （向勤務）你趕快去轉告督察長，叫他立刻通知全城戒嚴！

勤 是！還有什麼吩咐？

局 沒了！（勤務出，顧問匆忙入，與勤務相碰。）

顧 又糟了，恐怕又是關東雁幹的鬼把戲，這次損失恐怕又在四五百萬以上！（說完憤然坐着。）

局 現在已經下令全城戒嚴，還沒有證實是誰幹的，不過……（勤務持信入，打斷他的話頭。）

勤 局長！有要信一封（遞給局長，局長忙拆閱，神色漸有點沮喪起來。）

局 又是關東雁這混賬東西寄來的，多麼可恨呀！（怒甚。）

顧 怎樣說，這東西真大膽極啦！

局 他又承認放火燒火藥庫的事，叫我怎麼不氣呢？（對勤務）你去吧！

勤 （勤務想出去。）喂，回來！（勤務回。）這信誰送來的？

局 局長，是郵差送來的！

勤 好的，你去吧！（勤務出。）給你看好嗎，顧問先生？

顧 我最討厭看支那文字的，還是你讀給我聽吧！

（顧問坐下來。）

好的！（讀信）「瀋陽大漢奸公安局長和糊塗顧問鑒：」

真是豈有此理！（聽見發怒。）

局顧局

「這次探悉第一第四兩火藥庫，存儲炸藥甚多，此種危險物品，不特於人類無益，且復存儲一起，大有危害全城市民之可能，本團爲居留於瀋陽城內城外之黃帝子孫計，及爲局長與各走狗計：認爲有立即搬遷及焚毀之必要，想諸位定必贊成，但此次預備祇焚去一半，蓋不忍將價值四百餘萬之炸藥，付諸一炬也。」

啊，這東西的嘴真厲害！好在他不敢將全部燒去。（怒稍退。）

局顧局

顧問先生！你以爲他這燒去一半是好意嗎？

局顧局

我並不是說他好意，不過我覺得他，還沒有將全部燒去的膽量！由此可見他們還是有點怕我們！

局顧局

顧問！我還沒有讀完信呢！

局顧局

啊，你讀，你讀！

局顧局

（讀）「至於其餘一半，在理本應留下，惟此乃危險物品，留下終有危險，所以不能搬至鄙人之安全區域內，倘有相當機會，定必如數送回。不宜。鐵血鋤奸團團長關東雁啓」。

顧 唉！這東西真是無法無天，他的信我真有點不大明瞭，他說什麼……送回呢？

局 他說（再讀信）「倘有相當機會定必如數送回。」

顧 如數送回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

局 就是全數送回給我們的意思。

勤 （顧問點頭不語，勤務入。）

勤 局長，憲兵團長來見你！

局 請他進來！

勤 是……（欲出。）

局 （突然）回來！

勤 還有什麼事？局長！

局 那送信的郵差呢？

勤 幹嗎？

局 把他追回來！

勤 他早就走了。

局 走了？……好吧！去請憲兵團長進來。

勤 是！（出。）

局

（轉向顧問）我想這封信一定是關東雁的部下，化裝郵差送來的，不然那有這麼快，剛出事，信就送來了！

（憲兵團長進來，局長和顧問都趨前和他握手，彼此坐下。）

團

顧問先生，這次又是關東雁作的怪。

團

真奇怪，難道火藥庫沒人看守着嗎？

團

看守是有的，但都給他們細起來了，那纔真氣人啦！

（面露愧色。）

局

但是，他們用甚麼方法把這樣多的炸藥搬走呢？（團長無精打彩了。）

團

你還不知道麼？他們假冒着憲兵司令的名義，向福崗汽車公司租了三十輛運輸車，來

替他運去的，你說可恨不可恨？

團

難道他在白天運輸，你的守衛兵也沒有看見嗎？（團長搖搖頭。）

團

你們都不明瞭，我不是說過，五十名的守庫兵，都給他們細起來嗎？從昨天晚上運到

今天天亮，直到剛才起火的時候纔發覺，你要想知道詳細情形，請你看這封信吧。

我也懶得說了！（局長和顧問聽說他也有信，大家相視不語，團長把信從袋裏掏出

來，顧問首先接過看了一眼遞給局長。）

顧

讀給我聽罷！（局長打開便讀。）

局 團 局 「大混蛋憲兵團長鑒……」
喂！不要這樣開玩笑。

「大混蛋憲兵團長鑒：敝團昨日偽造貴司令部文件，向福崗汽車公司，租賃得鉅型運輸車三十輛，暫作夜間搬運貴部所轄第一第四兩火藥庫彈藥之用。查該公司工友，不特能遵守祕密，且多協助，不及一夜，預定計畫，均已完成，其服務精神，殊足欽佩！至於貴部派出之五十名守庫兵，未免太不盡職；因敝團同志，抵該兩火藥庫時，毫不抵抗，殊為可笑！敝團全志一時興起，乃將其全數武裝解除，彼輩均能深知大義，故無衝突發生，茲除將該五十名守兵送回，望立即代為嘉獎外，並將福崗汽車公司，二百八十元之賬單一張奉上，希即結算為荷！……」

（顧問有點太忍不住了。）

顧 啊！這東西真可惡極了，還要我們替他付汽車帳嗎？

（不語，局長續讀。）

局 「至于詳情，問該五十名守兵可也，餘不宣。」

（讀完交回團長。）

團 顧 這次又遭受這樣重大損失，你打算怎樣呢？四百萬元不是玩的！
現在我們祇有加緊通緝罷，別的還有什麼方法呢？

（大家悶悶無語半晌。）

局（向團）嚇，我們通緝關東雁通緝書已經貼出去了！你知道嗎？（遞一張通緝書給他。）你看！

（勤務兵入。）

勤務局長！特務長捉到一批嫌疑犯回來，請立即審訊！

局請兩位坐坐，我要出去審那批該死的奴才。（勤務也隨着局長出，一時無話，顧問終先打破沉寂。）

顧問山田團長，你把那福崗公司的工友都審訊過了嗎？

團怎麼沒有？現在我還沒放他們呢！

顧問審問結過有點頭緒嗎？（團長微有慍色。）

團頭緒？咳！一點也沒有，因為關東雁的黨羽一到，就把守庫兵捆了起來，脫下守庫兵的制服，他們自己就穿了起來，照常的守衛站崗，又在夜間，所以連汽車夫和工人也認不出他們，直到燒庫以後纔知道受騙。你說我氣不氣？

顧問哦？哈，哈！（忽然高興起來，像有點忘形了。）我一點不氣！哈，哈！

團（懷疑他在奚落自己。）喂，有烏顧問！你也想氣死我嗎？

顧問哈哈！我不是氣你，你也不要氣，關東雁的老巢，我已經知道了，我相信在兩小時以

內，就可以把那一半炸藥搶了回來；山田！我不說你什麼，你真不及我聰明啦，哈，哈！

（團長愕然，摸不着頭緒。）

勤務兵，勤務兵！（勤務應聲而入。）

你發瘋了嗎？

我不是發瘋，你（對勤務）叫局長審訊完了，便快點回來！

（勤務應聲出去。）

你怎麼知道他的機關呢？你怎麼搶回來呢？

我們兩年來都是因為不知道他的機關在那裏，所以不能拿到他，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，不是可以去把關東雁拿來了嗎？不是可以把火藥搶回來了嗎？

（驚奇地）你怎樣知道關東雁的機關呢？

呵！你現在還不知道嗎？哈哈，看你多麼笨啊！

有島顧問！我如果知道的話，我還不早就派人去搜回嗎？（質問着。）

你的腦子真是有點不中用（又是一陣得意的好笑。）你問問福崗汽車公司的開車的，不是可以知道關東雁把火藥運到什麼地方了嗎？知道運到的地方，還不就是他的機關嗎！你真是不及我聰明。

團 (明白了。)唉，你太聰明了！你太聰明了！哼！有鳥先生！可惜關東雁他比你還聰明，你還沒有知道嗎？他向公司租車的時候，是訂明——

顧 訂明甚麼呢？

團 和公司訂明爲避免洩漏軍事行動起見，不用他公司的汽車夫駕駛。(顧問瞪着眼。)

顧 啊！那麼關東雁用他的黨羽來駕駛汽車去運輸的麼？

團 當然啦！他和公司這樣訂明，就是怕我們知道他的老巢。

團 (顧問知道自己剛纔神經過敏，有點沮喪。)

顧 哦！……哦！……那麼，福崗汽車公司怎麼肯答應他這樣做呢？

團 你又忘掉咧，他假冒我們憲兵司令部的名義，福崗汽車公司怎麼會不肯呢？(顧問氣得跳起來。)

顧 (猛力擊桌)唉！這東西真是目中無人了，假使有一天捉拿着他的話，我一定把他碎屍萬段！(說到這裏，電話鈴又響起來，團長走去接着聽筒。)

團 喂！……這裏是公安局……我？什麼人……我嗎？我是憲兵團長……局長嗎？他沒有空……你找他做什麼事？……啊！什麼？什麼……(氣急)你這不怕死的東西……你一定會有一天給我拿到的……(放下話筒，顧問興奮地站起來。)

顧 又是那東西打來的嗎？

團 是的，他真不怕死！（局長徐徐走進來。）

局 什麼？山田團長！爲什麼這樣生氣？我相信一萬元的賞額，縱然短期間拿不到，但是總會使他不敢再放肆的。

顧 恐怕他更加放肆也說不定的，剛纔他又打電話來了，你還沒有知道嗎？

局 啊啊！剛纔您叫勤務叫我也是爲這件事嗎？

顧 是的，你請問山田團長吧！他剛纔聽的電話。

團 他叫我轉告你，他說我們懸賞通緝他，本來是很好的，不過，出的賞額僅是一萬塊錢，實在太少了。他說你這樣實在是侮辱了他，他決不肯給你侮辱，並決定來找你報復，叫你不要忘了，本星期日晚上……十點五分鐘……就是報復的時間，請快預備吧！

（局長一怔。）

局 星期晚上十點五分鐘嗎？啊！（大恐慌）我不願做這個局長了，這東西真是可惡極了。

顧 唉！（頹然坐下。）

（三人默然片刻。）

局 （忽然）誰？（急面向窗外膽怯的立起。）

（他倆惶恐地急起。）

局 誰？